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文正集補編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周　鋐

謄錄監生臣李致祥

范文正集補編卷一

宋　范仲淹　撰

奏議

論職田不可罷天聖八年

眞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竊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汲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

俸微祿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員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容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治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

奏減郡邑以平差役 天聖八年七月

天下郡縣至廣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

廩或窘民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吏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縣主户四千不致逼迫河西縣主户一千九百内八百餘户屬鄉村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内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户只有一百三十户更於以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

榷酤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為鎮而坊市仍舊所貴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財可阜也

封進草子乞抑奢侈明道二年七月公時為右司諫江淮體量安撫

臣昨到太平州界體量安撫本處檢會廣德軍判官錢中孚當塗縣主簿兼嘉祥縣尉温宗賢等狀稱往諸鄉檢旱竊見貧民多食草子名曰烏昧幷取蝗蟲曝乾摘去翅足和野菜合煑食别無虚妄者臣竊思之東南上供糧米每歲六百萬石至於府庫物帛皆出於民民於

饑年艱食如此國家若不節儉生靈何以昭蘇臣今取

前件草子封進伏望宣示六宮藩戚庶抑奢侈以濟艱

難仍乞密下裁造務後苑文思院糧料院檢祖宗之朝

每歲用度之費數目比於今時則奢儉自見伏望聖慈

特降進止則天下幸甚

奏乞督責管軍臣寮舉智勇之人康定元年九月公時知延州

臣竊見邊上將師常患少人今高繼嵩纔亡人情頗駭

恐鎮戎不能守禦却須藉朱觀往彼朱觀既去則鄜延路又闕勇敢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葢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軍臣寮人員等遮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只如朱觀元是軍班出身因歷邊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專督管軍臣寮等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以將校長行或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

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所貴諸路漸次得人不致頻有那移免使戎狄謂大國乏才愈增驕氣況西北二方將帥之闕實非細事乞國家常為預備早加遷擢

論夏賊未宜進討慶歷元年正月公時為陝西經畧副使知延州先是康定元年閏十一月朝廷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進兵入討西賊故公上此奏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

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鬬始賊衆深入葢為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為邊患其虜劫生口牛羊亦不曽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堤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廵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黄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廵檢劉政在德靖寨張宗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若數路竝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

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内起兵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況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飢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自劉平陷没之後脩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爲攻守全勝之策非爲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

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闗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茍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臣昨於九月未至鄜延路便遣葛懐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葢與今来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爲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茍俟春暖舉兵尤未爲失策且元昊猖惡以来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鬬之事又

謂邊臣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飭度其已失本望況已下敕招擕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脩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狠心重報增其

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為夸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絶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効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横山一帶蕃漢人戶去昊賊相遠懼漢兵威迫可以招降或即夯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乞先脩諸寨未宜進討慶歷元年二月

臣近准陜西都招討使夏竦牒連到朝廷指揮所有行軍所須令三司與韓琦等商量疾速擘畫應副者臣今據鄜延路部管葛懐敏等申所要軍須糧草共四狀繳連進呈臣相度前項軍須糧草萬數不少必是一兩月辦集未得如令辦搬運上項隨軍輜重糧草又須用廂軍二三萬人必慮諸處廂軍數少起發不得或使駱駞騾子一二萬頭即山路險隘與兵馬三二百里轉難主

管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變崎嶇暴露稍有驚危便多逃散拋棄糧草為賊之資臣竊見延州廢却承平南安長寧安遠塞門栲栳六寨之後自延州去賊界三程斥堠漸遠賊馬動息卒不可知又退却疆界賊轉深入又況延州東路廢却諸寨歸明弓箭手盡皆流移著業未得又諸寨側近蕃部亦多驚起在近裏與漢戶雜居今春未有土田耕種若不修復舊寨其蕃部既無活路恐糾率打劫近邊人戶走入橫山賊界則其患不細

臣又聞得横山蕃部散入岩谷多設堡塞控扼險處入界之時兵少則難近多則難行假使主將智勇能奪其險彼則遠遁我無所獲須過横山後方到平沙却無族帳可取其討伐之計須是將帥出奇兵從天落則有非常之功似今重累而行實憂不利臣雖密奏朝廷留此一路未速討伐以示招来之意其邊界舊塞不可不謀乞作聖意指揮遣近上使命急至鄜延路令與臣催促諸將於二月半後出兵萬餘人於廢寨中揀有利處先

次脩復未須大段軍須只以隨軍運糧兵夫因便興工候著次序選驍捷將兵以守之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彼或放散人馬亦朝夕便知我則運致糧草以實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復舊疆彼未歸順我已壓於賊境横山一帶在我目中强者可襲弱者思附此亦禦邊之一事然脩復諸寨亦動軍民煩費不少比之入界勞敝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得東路熟户蕃

部幷歸明弓箭手乞聖慈裁酌

公繼此又言臣所以不敢更執前議乞揮廢寨中有利者先次脩復一則安存得上項熟户弓箭手各著農畝無畔離之患二則遮障漢户且爲籬落三則耕作地廣糧草易爲四則城寨逼近蕃界之後賊爲聚散朝夕便知易爲設備五則將來委諸將在彼就近爲謀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間則攻使居不得安耕不得時然後可以降集可使逃遁此困撓賊之一策庶幾畏懼早思欵伏前後凡六奏事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集

再議攻守疏

先是慶歷元年十一月公知慶州上攻守二策詔答曰將帥累次挫衂未甚勇果若幸於獲勝恐未爲良籌假令克獲又須守備若且勤訓練嚴加捍禦速設

探候制其奔衝見利而進覩釁而動庶可養銳持久即宜深體此意與隣路互相應援叶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

至二年正月公再上此奏

臣竊惟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陵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所謂復諸寨爲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羣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

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絶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陷爲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爲蕃漢交易之市姦商往来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别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爲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虚取之因險設陣

布車横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爲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於合水華池鳳州一作鳳川平戎柔遠德靖一作靜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泉爲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臧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爲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一作永洛亦爲之限今篥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脩水洛斷賊入秦

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懐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臣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於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怨聚則難保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釁而動與隣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驕動

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爲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覩釁而莫敢動寇至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筭不可不大爲之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勅之類恐

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来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歲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恥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恥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道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税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凡三十萬儻以啖戎是

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獘也

答詔諭以文彦博涇原對徙慶歷二年時文彦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公遣王懐德諭之公上此奏帝采用其言

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竝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龎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

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

渭州一武臣足矣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 慶歷三年正月

元昊遣僞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勉來納欵持書至保安軍知延州龎籍令保安軍簽書判官公事邵良佐視其書元昊自稱號邦尼定國烏珠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勉又言契丹使人至本國稱南朝遣梁適侍郎來言南北修好已如舊而西界未寧知此界與彼爲婚姻請諭令早議通和故本國遣從勉上書縁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烏珠蓋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從勉亦請詣闕藉具以聞二月始許從勉赴闕公等上此疏時爲

陝西西路
安撫使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勲上玷朝廷俯懇鄙懷心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於兹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爲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辭厚禮請稱烏珠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爲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脱身竊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内實養

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爲邊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納款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横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爲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鋭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

三如畀辭厚禮從烏珠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四夸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人哉惟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薦號於彼壞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爲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爲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

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
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
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
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莫由禁止今元昊
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
家文字幷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
建都郊祀之僭其陜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
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

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耶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劉聰苻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陁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有偽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夸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

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為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將啓之斯為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為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奸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辭頗慢而復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辭厚禮便肯從烏珠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卒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

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土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人情跡盡見大為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款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烏勒斯賫等諸蕃去秦州一帶雜落為將來再舉之利縁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强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息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既畔之謀蓄未挫之鋭

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德明納款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貿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充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為亂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既畢却求釁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為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蠹害今既為強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

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臣等乞朝廷候元昊所遣人至覲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堅求僭稱則乞朝廷答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畢辭厚禮止是求烏珠之稱則按唐單于可汗故事有許之之理亦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脩葺城寨訓練軍馬儲蓄糧草以備虛詐候一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方可那減戍兵於近裏屯泊緣

西戎自古翻覆朝廷不可休兵以啟不虞之變如求割熟戶則乞答云靈夏甚有漢戶能割歸朝廷否況橫山蕃部安於內附一旦驅之則驚擾生事必不為西界之用彼如求至京師依前來出入買販則乞答云昨來戰鬬之後甚有軍民沒陣其子孫骨肉銜怨至深必恐道塗之中多有讐殺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於邊上建置榷場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今而後罷脩城寨則乞答云邊界熟戶生有讎怨常相侵害須藉城

寨駐兵方能鎮静使各安居爾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朝廷或難應副即且拒之不必從也但厚遣来人善詞回答使還延往来即逾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無足畏也何以言之臣等覩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得以便宜又舊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賓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卒多變法但令極邊城寨或未堅全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来以臣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襲擊宜無定川之負也

如候秋而来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能使熟户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横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戰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来則我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

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求內附內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衂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國臣寮不得諱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為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

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或曰今王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以致不利非中國事力不敵四夷非今之軍士不逮古昔蓋太平忘戰之弊爾今邊臣中有心力之人鑒其覆轍各思更張將有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以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安祿山之亂所向無前郭子儀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今國家以天下全盛之勢豈有偶勝偶負而

自謂中國不可振而今狄不可禦耶斯惑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爭勝逐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夷則自古未嘗廢兵是以山海之利皆歸邊用抑為此也況即日邊上城壘經今春脩葺漸以險固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每歲春夏之交軍馬甚可抽退於數百里間就食芻糧亦足省入中之費減饋運之勞庶乎民不困而財不匱非如西事之初人人畏懼未測虜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

等更思興利減費之筭以為之助臣等早蒙聖奬擢貳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麄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顧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賊强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它時悖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天下幸甚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慶歷三年二月公時參知政事

臣竊見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

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是使天下賦
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
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
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
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
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
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幕職
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

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惟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奏乞出内帑物帛收贖陷蕃漢戶劉子慶歷三年公為參知政事

臣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戶饑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特遣使以物貨收贖各還父母此人君之盛德

也近年緣邊漢戶被西戎虜不少今既通人使乞出聖意以內帑物帛委邊臣漸次收贖陷蕃漢戶人口各還其家使父母子孫再得完聚則不惟邊上生民恩淪骨髓必也至德動天降祐王室書之史冊光於後代乞不降出

序

續家譜序

吾祖唐相履冰之後舊有家譜咸通十一年庚寅一枝

渡江為處州麗水縣丞諱隋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為中呉人皇宋太平興國三年曽孫堅垌墉塤埴昌言六人從錢氏歸朝仕宦四方終於他邦子孫流離遺失前譜至仲淹蒙竊國恩皇祐中來守錢塘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思祖宗既失前譜未獲復懼後来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藏誥書家集攷之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續家譜而次

序之皇祐二年正月人日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户部侍郎知青州軍事兼管内勸農事充青州淄濰登萊沂密徐州淮陽軍安撫使護軍仲淹述

尺牘

蔡欽聖殿丞 皇祐元年三月十一日

今日相國筵會不暇子細保愛保愛或有書入京遞中即易達也

蘇才翁轉運皇祐三年十一月

示諭寫黃素焉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寫伯夷頌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筆凍欲重寫又恐因循書札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見教書伯夷頌後

詩餘

憶王孫

秋思

颼颼風冷荻花秋明月斜侵獨倚樓十二珠簾不上鈎

黯凝眸一點漁燈古渡頭

蘇幙遮

懐舊

碧雲天黄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漁家傲

秋思

塞下秋来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御街行

秋日懷舊

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　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攲諳盡孤

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

范文正集補編卷一

范文正集補編卷二

制詞

除參知政事勅

勅曰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人君樂得賢者兹為邦家之本肆朕夙夜疇咨峻德共圖大政以綏四方具官范仲淹挺然卿材居為國器敷爾謨猷可以光賛大業惟厥職守可以裁成萬務入更要近出領藩垣蹇蹇

匪躬彰彰有跡向以戎人失馭疆埸多虞得於僉諧付之帥節輯和卒乘懋著恩威登爾樞廷屬之機柄佇矢陳於遠畧期允迪於大猷副予倚毗無俟煩訓端聽徽命往惟欽哉

復除參知政事知諫院勑

勑曰帝舜晉命禹曰隣哉臣哉臣哉隣哉蓋歎君臣道合相須而濟今夫與我守祖宗之業成天下之務者大柄所付不在貳府茲其用命惟厥艱哉具官范仲淹道

匪一方材周諸用近雅不流合清廟之琴瑟任重無撓中明堂之柱石景祐初載予始親政懼明敏之不至求畯良而自助得爾踈遠之地非由左右之先擢置諫垣彌縫衮職庶政得失皆我家事凡爾感憤豈躬之故風雨如晦不爽先晨之期雪霜既零益見後凋之節比戎羌不若疆埸為虞斧鉞在前罔知攸付思集吾事無易汝者三年鄜上一心勞止卒乘輯睦物械繕完居不暇於雅歌退不寧於尋寢雖閫外之事賴其臨護而幄中

之要先乎密勿故馳召傳舍命登樞廷茲屬宰司則有虛位俾爾旬浹踐歷兩地夫大恩之下難於報大名之下難為處矧兼此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允孚於休無俾多方議爾於始終之際也慶歷三年八月日下

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勑

勑曰夏寇之為邉患七年於兹矣朕為生靈之思庶㡬
堯舜湯文之事懐之以徳綏之斯和乃眷疆陲方兹安
輯當得重任以稱此行具官范仲淹早富藝文素著名
節敭歴通顯周旋委遇比當閫寄實立事功召還本朝
更踐柄府兹昆戎之初附顧西土之粗安深練機冝揣
無爾比惟是新平之路居當四路之衝為吾撫綏抑爾
誠請增華秘殿以寵於藩祗服恩榮無易忠義慶厯五
年正月　日下

贈太師楚國公衛國太夫人誥

誥曰昔我皇祖仁宗博求多士以綏靖四方天惟眷佑賚之正人既已克和羌戎又以燮治區夏出入中外實兼文武之烈今予嗣守丕業選任大吏亦拔西帥以臨中樞匪伊異人惟父惟子得人之盛朕無愧焉具官范純仁父范仲淹秉德不貳好謀而成始任諫諍知無不言中為將帥靖而能勇卒以功業股肱先聖茲予懷想風烈用建爾仲子嘉其緇衣之德錫以召祖之命惟師

保之貴旣無以加故河漳之封益大其其寵可特贈太師

追封楚國公

誥曰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玆予㤈祀於總章大霈龐恩於海宇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范純仁母李氏山河之容江海其行其君子正直有羔羊之德其後世信厚有麟趾之風宜錫襃榮以慰存殁乃祖唐相實啟衛國之封眷我樞臣願為密章之贈賁於幽壤尚克嘉之元祐元年三

月　日下

追封魏國公誥

誥曰庇民尊主繄賢哲之遠猷崇德報功實帝王之先務昭揭羣倫之丕範逺旌希世之偉人爰錫恤章式孚衆聽故具官范仲淹清明而直諒博大而剛方早以名世之才出贊寖昌之運危言警世高義薄乎天地直道立朝勁氣貫乎金石入議大政有功斯人需膏澤之下民繄嘉猷之告后山有伏猛則藜藿至於不採朝知强

本則精神為之折衝當夏賊之跳梁總師干而捍禦料
敵制勝智機若神弭變消萌酋渠褫魄聲名暴於夸貊
功烈著於鼎彝故斂衽朝堂奮庸乎帝載運籌帷幄震
張乎天威文武惟憲萬邦風釆想見天下泰山北斗學
者仰其高明景星鳳凰人皆快於瞻覩當規皇基億載
之業首建金城萬雉之謀功成於元豐效見於今日屬
纂臨於初政彌難想於宏模思有褒揚聳茲遐邇命圭
華衮已位上公之槐胙土分茅載賜全魏之履豈特賞

當賢而臣下勸庶幾褒有德而萬方懷英爽如存
寵靈斯享可特追封魏國公諡康元年　月
日下
朝廷優崇
給賜祠堂扁額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六日
御書
濟時良相

賜前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累贈兵部尚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歷追封楚國魏國公謚文正臣范仲淹

御書亭記

康熙四十有四年乙酉仲春

天子南廵閱河臨幸江浙

翠華所至問俗省方樂育賢材嘉惠臣民優恤淹滯布

德施仁罔弗周至萬姓歡忭四月十二日乙亥自杭回
蘇駐蹕於時淑景清和湖山明麗
萬幾休暇鄉農野老羣懷望幸之思
皇上軫念麥隴方秋恐
車駕所歷有妨東作惟靜息
行宮從容翰墨之樂
聖學淵深賡揚莫及
龍章煇灑恩賚有差而尤加意前賢表章往哲十五日

戊寅

賜吳泰伯祠言子祠二扁額次蒙

天語垂詢有翰林臣查昇臣蔣廷錫鴻臚寺卿臣宋駿業等以宋先臣仲淹文正祠對

上俞允翼日己卯

親書濟時良相四大字與錢唐朱子祠晉陵東坡書院各祠扁六軸

命南書房翰林臣查昇臣陳壯履臣勵廷儀臣張廷玉

臣錢名世臣蔣廷錫捧出首宣

賜先臣祠傳

諭云

皇上崇重先代名臣

特賜扁額

御書墨本當給與嫡派長房子孫藏守如後裔不在蘇

州者交與地方官有江寧巡撫臣宋犖啟奏范氏本家

相傳設有義莊主奉係長房嫡裔范濬臣所素識隨捧

授臣祇受臣率同宗族
行在戶部侍郎臣承烈原任東平州知州臣溥吳縣學
訓導臣旦勲監生臣濂臣興禾等跪接
恩旨恭開瞻仰四字褒揚八法古勁書盈二尺大踰他
幅衆目聳觀無不驚羡以為臣家榮遇臣跪承之下感
恩無地謹附奏云臣祖祠建在鄉邦數百年來未邀
玉音旌顯臣父必英係丁酉科舉人己未
召試博學鴻詞

欽授翰林院檢討忝列侍從恭覩
御書精妙以微員供職未久不敢請給欲求扁對以為
祖祠光榮因向無此例亦不敢瀆奏有志未伸今蒙煥
發
奎章輝煌祠宇眞亘古未有之曠典臣家子孫散處四
方者甚多
皇上追奬先臣正所以勉勵後嗣臣一介儒生需次選
人之末於

國家未有尺寸報効乃荷
聖慈賜臣祖祠扁額頒分頒諸臣
御書臣濬臣溥俱得與賜一日之間叠膺榮寵雖捐糜
頂踵何以仰答
隆恩此不獨臣一家感戴凡厥臣庶觀瞻者仰見我
皇上推恩及數百年前之臣子念其成績
錫以芳名自莫不踊躍奮興砥礪臣節敦忠教孝
聖德之生成無量所有

賜給墨寶除一面臨榜祠楣臣原有先世誥勅手澤及前人題跋相傳法守謹當裝潢珍藏昭示子孫永沐皇仁於萬世侍郎臣承烈奏云臣瀋陽分支系同出先臣之後上叨遺廕一家父子兄弟先後屢受國恩拔置大僚今臣隨駕至蘇得拜先臣祠下私心方為慶幸今奉欽賜先祠扁額臣適躬逢異數恩出非常喜溢望外敢不益矢恪恭勉圖報稱臣謹隨

蘇屬子孫恭同接
旨理合奏謝奏畢翰林臣昇等隨引至
宮門前入內一一代為傳奏出云爾等所奏
皇上俱知道了當即謝恩而出臣等齋捧
御扁至文正書院祖像前恭設香案拜告望
闕叩謝訖伏念先臣自筮仕至執政四十年中歷知州
郡惠澤幾半天下所在祠祀不啻百計吳中為父母之
邦昭揭

璇題未能遍及謹擬建立碑亭壽諸貞珉摹奉直省各
祠俾處處子孫咸得恭瞻
宸翰庶不負
皇上優崇先臣之至意因出義田儲粟臣承勲臣承烈
臣時崇臣溥臣旦勲等復捐金以助其役於是市材製
榜丹黃金碧藻繪兼施擇吉懸掛蘇城文正書院天平
山忠烈賜廟郡學祠支硎寺祠滸墅關書院等處別選
石摹勒供寘亭中併將頒賜臣濬臣溥

御書列樹於壁

天文璀璨榮光上燭於先祠睿藻繽紛鳳彩分輝於下

士臣不揣荒陋援筆恭紀以彰

聖世之殊恩小臣之奇遇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

傳

宋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文正公傳

公諱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氷十世孫其先邠州人也

潛按唐宰相懷州河内人麗水丞幽州人令云邠州人當是麗水丞之先世復遷居於此 高祖隋唐

懿宗時調官處州麗水縣丞因徙家江南遂世爲蘇州吳縣人曾祖夢齡祖贊時父墉俱仕吳越後父隨錢俶歸宋終徐州節度掌書記後以公及諸孫貴皆贈太師以徐唐周三大國追封三代祖考父爲周國第三子太宗端拱二年己丑生於徐州官舍二歲而孤母謝夫人貧無依更適池州長山朱氏濬按周國公卒時中舍最長方六歲次鐵亦不過四五齡考宋官制掌書記秩列三班之末周國從錢氏歸朝十餘年間自冀而蜀而徐匍匐以就微祿一旦捐館去鄉千里三稚幼弱此太夫人所以貧而無依也歿後中舍二兄歸吳而文正未齔襁褓遂隨育於朱氏

從其姓名説既長知其世家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今河南歸德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公不苦也眞宗大中祥符五年禮部舉第一八年登蔡齊榜進士第爲廣德軍司李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今名監泰州西溪鹽稅仁宗天聖元年從監楚州糧料院遷大理寺丞以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公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愼選舉撫將帥凡

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為秘閣校理公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公宴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公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公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

公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脩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公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過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母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叅决軍國事公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

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公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宫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首興學校延安定胡瑗為之師州大水民田不得耕公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

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公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公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公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公乃為四

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公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己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

脩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公既去士大夫為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公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公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公使釋前憾公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

家事與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公自請行遷戸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公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閲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户税租就輸

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公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也況邊備漸脩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

皆用其議公又請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保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公約和公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公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公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公以其反覆不常也至部即

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讎已
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
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
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户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
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
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
觀察使公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
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

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公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公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公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

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為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公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公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

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公遣王懷德諭之公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

使以公與韓琦龎籍分領之公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彦

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公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

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

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黙不任事諫官歐陽

修等言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

公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

邊命為陜西宣撫使未行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

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公曰平時諱言武

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弔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
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公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
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
閣召二府條對公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
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
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
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
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三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

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

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强壯為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别遣使按視

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勑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户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户少者為鎮併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公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為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

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内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

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公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公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陜西用兵天子以公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公以天下為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

誇毁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公為河東陜西宣撫使賜黄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公為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户蠲其税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公亦自請罷政事乃以為資政殿學士陜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為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公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

再遷戶部侍郎徙知青州會病甚請潁州肩輿至徐州
而薨年六十有四時皇祐四年壬辰五月二十日甲子
也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公病帝嘗遣賜藥存問既卒
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
之碑公內剛外和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一不動其
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初仁宗以前天下州縣未嘗立學公自
始筮仕以迄參大政其間歷守諸州郡所在必開設學

校率先訓督教育多士首以吴郡所卜居之宅奏請立郡學至慶歷四年詔州縣皆立學從公請也康定用兵時鳳翔張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公公知其遠器乃抑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其讀中庸又授太山孫明復以春秋其後皆成名儒公之好明經術有功理學者如此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身殁之後諸子家貧無歸日借官屋以居僅蔽風雨而獨好施

子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創立規法以垂永久汎愛樂
善士多出其門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卒之日四
方聞者皆為歎息為西帥時所得朝廷賜賚悉以給將
士故人樂為用又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諸蕃質子縱
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徹衛與語邠
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卒羌酋數
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元祐中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追封楚國公靖康初復追封魏國公後賜廟號

曰忠烈所著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三卷別集五卷行於世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別有傳

史臣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為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孜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豈讓古人哉

范文正集補編卷二

范文正集補編卷三

題跋

跋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墨蹟

書從北海寄西豪開卷栽窺逑髮毛范墨韓文傳不朽首陽風節轉孤高 戊申後三十有七日許昌郡齋中題平陽文彦博寛夫手書伯夷頌係皇祐三年庚寅十一月戊申日

夷清韓頌古皆無更得高平小楷書舊相嘉篇題卷後

蘇家能事復何如　壬辰歲正月才翁按察富弼題

青州資政寄示小楷伯夷頌許昌相公以詩跋尾因作詩謝二公兼呈永興觀文相公　舜元上

法書遥逐使車還嘉句新從相府頒牢落二賢天地外孤竹之二賢風流三絶古今間台文競耀高逾麗化筆交揮老更閒不用悲吟恐飛去豈無神物護重關

轉運度支得青州資政黄素書韓吏部伯夷頌許昌相公以詩跋尾遂為七言因而寄及謹用拙篇紀咏

殊上

首陽乖範遠吏部屬辭深染翰著嘉尚系言光德音褒崇亘千禩精妙極雙金題詠益珍秘用昭賢彦心

遠蒙運使度支以資政范公所寄黄素小字韓文公伯夷頌請許昌文公淮西富公題詩於後才翁復綴雅什兼寄長安晏公公亦有作衍久兹休退人事僅廢不意雅故未移悉以副本為貺俾愚繼之對此怔忪既慼且愧輒爾率强課成拙句奉呈敢言亦驥之

乘聊為績貂之比耳　衍上

希文健筆鈔韓文文為首陽山下人寧止一言旌義士欲教萬古勸忠臣頌聲益與英聲遠事跡還隨墨跡新當世宗工復題咏尤宜率土盡書紳

壬辰歲孟春月使車按部獲一觀焉　執中題

范希文好談古賢人節義老而彌篤書此頌時六十有三矣癸巳歲夏四月　昌朝書

此書皆謗毀艱難者讀之益以自信故退之希文尤慇

慜耳治平二年五月六日　襄題

河東薛嗣昌亢宗觀

丹楊邵亢獲觀熈寧庚戌二月庚寅記時領滎陽舟次泗上

覽才翁家希文手筆伯夷頌輒書短篇於紙尾熈寧

庚戌歲初伏日頳川韓絳子華題

高賢忠義古今同手筆遺篇法甚工寶軸傳家當不朽

追懷餘思凜生風

許昌題後及今二紀乃熈寧甲寅之歲仲冬中澣之日

念往懷賢不覺悵悵　伊川逸老再題

番陽劉定金陵陳祐甫同觀元豐四年三月廿八日

辛酉季冬九日　當世題

潁昌韓縝玉汝屢嘗觀之元豐甲子歲仲秋社日又從

安國借看西府東廳書今墨蹟佚

元祐二年臈日靖恭楊傑京兆慎宗同觀今墨蹟佚

皇祐三年侍行於青社時先公書此頌以寄京西轉運

使蘇公今再見手澤不勝悲慕元祐三年六月七日嗣

子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謹題

林种賈公望獲觀戊寅冬十月廿九日記

汾陽郭彭年建安陳昱同觀宣和壬寅夏六月二十有六日

崇寧五年純粹得見先公先兄遺墨於頴昌伏讀久之涕落紙上七月八日謹題

范文正高風表表文采云為天下後世之仰服蓋不獨其書也此卷皆元老真儒翰墨使人竦然欽賞政和四

年正月六日濮陽李孝彦跋（今墨蹟佚）

政和丙申孟秋二十八日趙子琥王孝迪同觀於高平

三瑞堂

清江李開晉陵胡唐老同觀

高賢邈已遠凜凜生氣存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

紹興甲寅八月望建康秦檜謹題

伯夷古賢人昌黎追作頌文正小楷書尊仰世所共李

侯吾故人收藏萬金重適來尹平江范氏暫陪從一日

拜祠下歸諸子孫用三賢固自佳佚德亦堪誦再拜書

五賢心鄉辦清供　大德己亥四月十五日曹南馬紹

書於平江旅次舟中 子卿 右丞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黄素小楷書

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葢天下萬世大

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辟

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

以王號於其衆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為天下萬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絶然人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有以為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至唐時猶有以為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公乎天下萬世有功於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常泯吾為此懼而幸獲睹范公之所書義士仁人壯顔毅色凜在心目間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膽知畏

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也公平生自許忠義
前後緣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目以朋黨擯斥遠外而
公信道之篤躓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
蓄積者嗚呼皇祐盛明時公之書此猶義形於色設不
幸處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大輿李
侯戢丁丑歲得此本於燕揭來守姑蘇偕濟南陳君祥
汴梁焦君德明首詣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畀之尊
賢尚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珙璧

始其家嘗以摹本刻於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跡於二百四十八年之後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殆匪偶然二君議勒石傳不朽輒具論顛末俾以刻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富文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賦而蘇公詞翰氣槩又公所重宜併刻於後若昌朝執中輩雖素有牴牾亦不以人廢焉抑予觀忠宣公兄弟有感手澤言泯意外志念深矣尤後人所當取節二君皆有與刑文學能亢其宗族黨所共推尚

帥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寳圖繼前志用衍忠義之傳其永永無斁大德四年二月初吉陵陽牟巘識

長白山中名相出首陽山下若人賢古今如此能多少歲月相望越二千遺墨來從新畫戟故家復取舊青氊偉哉君子無窮澤留得餘芳奕世傳　嘉興張伯淳敬

題師道學士

班固人表吾嘗疑第一武王二伯夷我謂伯夷可第一武未盡美宜二之退之第一唐文人希文第一宋輔臣

韓為夷頌范為寫三絶誰歟什襲珍星奎運餘三百年

皇祐慶歷諸鉅賢逮至渡江乾淳後珠題玉跋盈長編名士題跋不一范氏衮衮饒公佚丞相忠宣公純仁以下幽州栝州至蘇州范氏本幽州良鄉人遷栝蒼今江湘提學君澤居處州是文正始居姑蘇行軍元昊驚破膽義莊睦族春復秋子子孫孫居吳中族長主祭今八世孫邦瑞也指李後人今黄龔謂平江使君李公信之逸齋錦囊偶貯此三絶燕香夜寒吐長虹衮衣繡衣覩且誇衮衣謂右丞馬公性齋繡衣謂陳廉訪君祥兖顔廉訪正卿故國喬木興浴嗟大尹不吝歸趙璧祠以少

牢復其家提學翰林索我詩謂君澤自玉堂外補肯捐此寶真復奇授者良難受者易即此可刊遺愛碑 大德庚子春上丁之明日紫陽方回萬里虛谷先生

企清風兮薇山之陽寶芳帖兮薇露之香意人世不可以久留兮雷霆下而取將幸鄰侯之巾襲兮儼墨蹟之未亡把一麾而東來兮文正之鄉喬木蒼蒼兮蘭菲菲其彌芳嘉先正之有後兮偉德澤之長出此帖而歸之兮甚魏笏之輝煌時不可兮再得勉世世兮珍藏 天

台柯謙山齋先生

小楷青州三絶碑復還范氏事尤竒不知百世聞風者更有何人似伯夷

古今一理是綱常范筆韓文妙發揚公餓首陽元不死春風歲歲蕨薇香　錢塘仇遠再拜山村先生

退之常作伯夷頌綱常更為文章重小范老子翰墨香喚醒首陽千古夢爾来宇宙三百年刼灰不壊寧非天

姑蘇李侯賢太守為將手澤歸雲𤣥因憶右軍脩禊敘

智永藏之固其所今比蕭翼誰賢愚豪奪何如能樂與君子於物不留意好德終然勝好古劍許徐君自有心書還孔子非無故粟可不食國可辭較之一紙真豪釐聞風廉立遽如許信哉聖人百世師西山之薇何獨美向徵二子一草耳東海魯連死猶生中書馮道生猶死承平文獻傳至今品題先後如盍簪就中何人合愧死九錫不是夷齊心　楚北村民湯炳龍題北村先生

逸齋總管相公以所藏文正公書伯夷頌歸於范氏

懐賢尚德之心士大夫皆樂道之為詩若文盈軸甚
盛事也不揣蕪陋僭賦小詩高沙龔璛拜手
一時端合拯斯民萬世寧無啓不臣此意聖賢非二致
誰令今古共彜倫墨胎事逺頌聲在青社人欽楷法新
尺素郡侯還范氏先憂天下亦同仁　大德庚子二月
廿一日書於義宅之西序
吳興趙孟頫子昂高郵龔璛子敬同觀
海濵二老本同歸末路殊途孰是非叩馬匆匆扶義士

憐渠未識首陽薇

韓辭范筆照千齡扶植綱常似六經日月爭光宜下拜

莫將此眼對蘭亭　眉山史孝祥約房先生

豫章先生集有此帖跋云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

人筆意蓋正書易為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如斯

人不必以書立名於來世然翰墨乃工如此蓋喜多能

雖大賢不免焉志仁伏讀諸名公所題大篇短章於伯

夷之清風昌黎之偉詞文正公之寳墨賢侯歸帖之美

聞孫承家之懿藻繪盡矣尚何辭之措敬書山谷此跋以補闕遺又山谷嘗跋公真蹟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着極近晉宋人書法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想其鉤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此跋首述才翁所云於㝍伯夷頌亦相關涉因牽聯書以歸之竹趣先生晚學清江羅志仁拜手壺秋先生

文正公所以師表百世者固不在書然筆法之妙自足

追媲古人故蘇公號稱能書者亦從公求之以為珍玩焉書此頌時已六十有三距公薨財一年耳而楷法謹嚴一筆不苟如此真可敬而仰哉夫書雖細事而最足以觀人公書如是中之所存可知已同時如文富韓歐諸公書之工拙雖或不同而其渾厚端莊則亡以異此四五公者坐廟堂邦其有弗乂俗其有弗醇者乎世稱王荆公書如斜風急雨其胸中躁擾可以想見一旦當國遂盡取成憲而紛更之天下騷然而風俗亦一變而

趨於薄矣厥後温公復古而國再安章蔡崇新而世遂亂其正與邪皆莫逃於筆墨之間益信心畫之說不誣然究其大歸則熈寧以前之書多重厚而少輕浮熈寧以後之書多輕浮而少重厚兹蓋世道之所以升降者予嘗從故家盡得宋南渡前墨蹟觀之而竊為之說如此故并識之俾來者有考焉大德庚子六月乙巳朔陵陽牟應龍敬書成甫先生

文正公為蘇舜元書伯夷頌名公題贊甚富二百年間

不知凡幾傳至於賈秋壑宋亡北流於燕逸齋李侯時
為部侍郎得之寶藏文府大德戊戌侯自兩淮都轉運
使來守是邦謁公祠下求公之後人以與之侯盛德也
衎奉檄來姑蘇理海舟之獄范氏之族長竹趣先生出
示幸獲觀焉大德庚子秋七月小子李衎再拜謹識 息齋

同知

文正范公細書昌黎公伯夷頌石刻在建業玉麟堂
墨跡傳流大德巳亥復歸於范氏庚子歲九月過吳

中獲觀拜手敬贊餘杭戚彪虎林先生

百世之師維孤竹氏六經之文維子韓子不有斯文孰繪厥媺維高平公高山仰止素書銛鋒羲獻是似匪翰匪墨為綱為紀去珠斯遠良玉不燬有物護持復歸於是庶幾寶之有永千祀

夷齊之論至夫子而定或謂得夫子而名益彰二子求仁得仁名之彰與否不暇為身後計也退之之頌賢於司馬遷附青雲之見遠矣按文正公在青社皇祐三年

十一月書此未幾以病請汝陰明年五月薨於徐其平生特立獨行之志夷險一節老且死不變而見於心畫者如此與守桐廬日祠嚴子陵祠同意清風凜乎其相劘也時文潞公罷相知許昌杜祁公為貫昌朝所抑致仕去富鄭公淮西晏元獻京兆諸賢在外詞翰往返蕭灑高潔語出意表視夷齊異世同調所恨者公方向用而即世矣後三年文富竝相使公而無死天章一疏盡行豈有熙寧之禍哉蔡忠惠治平二年五月之題謂此

書皆謗毀艱難者讀之益以自信是年忠惠為三司使給事以讒出守杭故云罔意謂公屢遭擯沮蓋夷齊其行而世或有非之者遂借此以自見然公知有直道而行而已豈自必於夷齊哉自必於夷齊亦未免有所利而為之矣天荒地老崑玉不燼究其復歸與義田竝傳君子之澤通乎盈虛之運幽明之故正不偶然也片紙三百年承平碩輔姓字皦皦如日月見之東社盤辟若檜若似道亦厠其間使人指畫唾駡然則士不以夷齊

自厲其不為文正公之罪人者幾希雖然亦豈願其為夷齊哉大德庚子日長至長樂郭隚拜手謹書梅西先生

伯夷之行昌黎頌之文正書之真三絶也子孫其寶之哉真定董章小山郡侯

汲郡王簡漢東孟淳同觀大德乙巳夏五十日王敬夫御史孟能静總管

文正范公手澤獲見於二百六十三年之後扶植綱常流傳是寶濟南王文羽保定孫杲同觀時皇慶二年歲

在癸丑暮春大名王亢宗識 王伯儀郡推官孫玠 吳縣尹王仲常郡侯

翰墨嘗託文章傳文章益重節義全使無節義照今古

文章翰墨空嬋娟特立獨行不顧衆萬世標準權亦用

吏部雄文破鬼膽為渠喚醒西山夢范公相望餘千齡

人物自與臯夔并黃素細書伯夷頌白頭不草太玄經

一字千金價無讓虹光夜徹星斗上夷清韓頌高平書

再拜莫作文翰想奸臣襲藏猶畏仰面無生色泚流顙

珠還纏復子孫賢我信斯文天未喪佳辭善書常有餘

嗚呼節義不可一日無　致和元年中秋日金華後學

胡助再拜謹書古愚編修

先正范公文武忠孝親親仁民之德充周穹壤是以尺

素寸楮觀者斂衽墨妙曹操王敦桓温未嘗書不佳也

至今見者唾之公所書伯夷頌流入秦檜賈似道家繇

賈遂沒入官宋亡出於燕趙間復歸吳范氏世所共貴

重者有在也熙寧以來見者必著姓名豈欲託以不朽

耶苟不知觀感興起之微求公之心希公之德徒珍玩

是誇亦秦賈耳不幾於狎大人乎凡我同志相與勉焉

泰定丙寅七月十九日天台後學楊敬德書仲禮提學

古人尚友以其類也伯夷之心惟孔子為能知之千載而下惟文正范公有以似之文正之心惟朱文公為能知之千載而下其亦有似之者乎嗚呼希矣至順壬申夏五月宛平曹鑑拜手謹書克明太常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為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黄素小楷書伯夷頌

寄蘇才翁蓋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
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將以仰睎古人而於伯夷
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迹可以諒公之
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茲非其徵乎東陽
柳貫謹題 道傳 博士
右宋推誠保德功臣贈太師中書令魏國范文正公書
唐韓子伯夷頌真蹟筆意精嚴動合法度有晉人之遺
風熙寧以後名公題識具存誠實玩也按公書此頌遺

武功蘇舜元南渡後歸秦檜氏又歸賈似道氏宋亡流入北方李侯戡得之京師來守吳實魏公之鄉因謁公遺像以其書歸其後之人今藏於范氏義莊子孫世守之竊嘗謂時有代謝世有盛衰至於天理民彝則越萬世而不可泯者必有人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死生之大舉不能以動其心始足與有為也太史公纂史傳思可以厲節義維綱常者許由務光之倫其事不經得孤竹之子遂為數千載人物稱首遷之志念深矣唐韓子

探其微旨著伯夷頌文正公復得韓子之旨而為之書蓋公屢以忠讜不容於時遭誣擯斥守道彌篤所謂不動心以有為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夫聖賢所遭之時雖異至於厲節義維綱常而天理民彝賴之而不泯者則一而已故觀此書者莫不興起書云乎哉贊曰於昭民彝不億而泯肅肅元夫厥德孔純弗移弗屈執中允固思皇九有克寧無斁民不可乏主我不隕厥清匪茲元夫日離亂爭此何人斯孤竹之子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韓侯作頌郁郁其章魏公書之翼翼其相死生弗渝是式是似曠代同心惟予與爾人獲遺書如圭如璠懷德不替來歸其孫維魏公孫子永保勿失惇我風化尚胙皇國　後學柯九思拜手謹書敬仲博士

伏承主奉范君出示先世書詔及文正公手書伯夷頌令集題識仰惟前賢爭光日月不敢妄有贊述輒以鄙句奉謝用表惓惓景慕之意云耳蜀郡虞集頓首伯生待制

慶歷元臣細字書清風真與伯夷俱潞韓竝識何春應
秦賈爭藏實皴汙神物護持天愛寶子孫驚喜海還珠
敢以微塵賛喬岳願推餘論砭頑夫
企仰前賢歲月深阿衡事業伯夷心義田猶是當時祿
遺像能令百世欽竊頌詩書求彷彿默嗟人物轉銷沈
誰人浪漫矜家世看取天平萬石林
敬題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卷尾長沙湯弼昌頓首再
拜碧山先生

頌文遙附青雲傳楷法獨推黄素書百世清風元不泯
兩公高志更誰如珠遺舊入權臣槖璧返今逢刺史車
一卷寶藏同魏笏虹光清夜燭寒虚
文正千年士精忠凛不亡勲名山嶽重翰墨日星光喬
木參天古幽蘭叠砌芳我來拜祠下端欲濯滄浪　高
昌偰玉立再拜（别駕）
孤竹身為百世師范公手染退之辭不知青社揮毫日
得似天章論道時

鐵畫銀鉤黄素帖珠還壁返歲寒堂須知此事關風教

子子孫孫盍寶藏　吳後學干文傳載拜壽道州尹

青青首陽薇皎皎孤竹子求仁亦何怨清風千萬祀昌黎述玄聖雄文劇頌美偉哉青社書感激有深旨列宿麗寒旻羣鴻戲秋水李侯信卓犖不惜百金市分符守吳會開緘授雲耳故物傳衛公遺壁歸孔氏一玩三歎息當思繼前軌　元統乙亥三月壬寅新安汪澤民再拜叔志郡推官

古之君子之於學也至於成已成物其於天下國家則曰功成治定所謂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言也葢物格知至而至於國治天下平者如此非苟以為言而已世之君子何其言之詳而卒不見其成功耶若文正范公則所謂能言之而能行之者也觀其所書韓子伯夷頌豈特筆墨之妙其為萬世之慮也深矣後學京兆杜本敬觀白原先生

魏國文正范公在宋朝為名臣稱首當時論者或直以

為聖人或方之以夔禼是豈泛然而為之言哉觀魏國出處始終大節一合乎道其豐功盛德煥乎簡策若日星之不可掩山嶽之不可齊與天地相為悠久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與今觀魏國所書伯夷頌筆法森嚴直可與黃庭樂毅等書相頡頏是則魏公非特於德行功業超然傑出其於書法亦造乎其極者也然公不他書而書韓子伯夷頌者尤見公切切於綱常世教未嘗一日而忘也披玩再三令人斂袵起敬至元三年後丁

丑歲秋九月望後學台哈巴哈謹書

首陽高節退之頌之吏部文章文正書之時稱為三絶趙宋諸賢及有元之材大夫士題咏之不少置其八世孫静翁裝潢而珍襲之求名筆以發其光華信可寶已余嘗私竊論之伯夷以特立獨行之節不待退之頌之而始顯惟得退之頌之則其節為益顯吏部以日光玉潔之文不待文正書之而可傳惟得文正書之則其文為益傳故伯夷之節唯知適於義而已初不計後之頌

與否也退之之頌深以為亂臣賊子不守名節者之戒
初不計後之書與否也三者無心會而為一虹光渥彩
昭如日星之垂天使世之亂臣賊子未為者而觀此書
此頌則神駭心悸而不敢肆其惡已為者而觀此書此
頌則膽落魄喪而無所逃其罪其有功於世教大矣且
文正以清才茂行為時名臣先哲稱其事業滿邊陲忠
義滿朝廷聲名滿天下則字畫乃其餘事然猶莊楷道
麗過人如此真趙宋第一流人物也余適以事過吳伏

謁祠下靜翁持成卷示余故欣然書之以俟夫知言者得焉鄗丘韓璵載拜

庭玉秘書黄溥

伯夷頌首云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此數語已足盡伯夷之心文正公親書此頌匪惟知之亦久蹈之觀其立身大節亦不顧人之是非信道篤而自知明者豈非豪傑之士哉其裔孫靜翁先生恬愉樂道獨能保有斯文而珍藏之觀此者千載清風俱凛然矣後學永嘉鄭

信再拜書天趣先生

范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後有秦會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戡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

為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末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又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為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不容復賛一辭也至正七年春正月甲子後學黄溍敬觀

韓文稱頌伯夷賢黄素真書慶歷年月照明珠還合浦春風長共義莊田　至正甲申六月辛未燕山呼勒圖再拜

宋范文正公書唐韓文公𣪺伯夷頌想其清風勁節德

行文章真希世之三絶也元初平江太守李侯戡得之中原歸之范氏子孫可謂劒出豐城珠還合浦李侯其亦仁人之心歟展玩之頃頓覺忠義之氣凛然在天地間令人毛髮竦立宋朝十相景仰之忱藹然見於言辭之表秦賈二公猶加企敬而珍藏之度其心寧無所愧大明兵至義莊祠宇俱為灰燼此卷同罹此患覬必不存大宗孫廷珍十世孫天倪復覯之於軍砦中嗚呼公之靈在天天佑其忠俾公之手澤不泯於世是知公之

遺澤未艾也雖生二百載後而獲觀覽猶天青白日覩景星鳳皇快平生之心目也河東後學王雖拜書

文正公文章政事載諸簡册者竊嘗觀誦感仰至於遺墨罕獲見焉癸未秋予督餉至東吳憩公書院其十代孫天倪持公手澤一軸示予盥手拜閲且羨且慄何也蓋所書者非他文乃韓吏部伯夷頌伯夷特立獨行聖之清者也後世孰加焉公書其頌所以寓傚者深矣矧公之書法遒勁嚴整妙絶前代而予也敢不起敬起慕

永樂癸未仲秋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夏原吉拜手書於

姑蘇文正書院

右魏國文正公書韓昌黎伯夷頌一通筆意精妙清古入神雖鍾王顔柳不過也余聞書藝也君子貴之藝之美也况大賢之手澤傳於後與世俱存公之在盛宋而其名天下重之不特文章翰墨也而學問淵源立朝大節世未必盡知之當時公之書與蘇才翁范氏子孫復得而珍惜之十一世孫主奉元理出以相示余生也晚

恭覩遺墨肅然起敬悚然在下凜然如公之在前也其真有感發也夫其真有興起也夫時宣德戊申仲春上澣奉政大夫户部郎中零陵劉良拜手謹書

伯夷聖之清者也韓昌黎頌之范文正書之頌之者固尚其節義之清書之者亦尚其節義之清書之以遺蘇才翁豈惟欲尚書法之古亦欲其尚節義之清也是書也曽幾何年復歸范氏非世有賢子孫惡能珍藏之若是耶廵按劉同年葺文正祠堂偕余往觀焉頃見主奉

從規能善言厥祖不謂之賢矣乎且見其二子其幼者岐嶷不凡而知范氏又將有興者矣然則公之遺墨不亦留芳於千古不磨者乎成化辛丑秋八月八日句曲

戴仁敬題

拜觀是卷以韓富諸公之詞翰以泰貫二人之圖書一善一惡而勸戒具焉有志者得不凜然而敬慕惕然而警懼乎時成化甲辰二月朔旦天台楊澤書

亞評訂宋之名臣謂范希文質性氣局可比伊尹當有

真知亞者信斯言矣兹拜觀所書伯夷頌因用識此大
明成化甲辰九月蘭亭司馬亞書於鶴山書院
弘治元年夏四月廿四日掌宗人府事駙馬都尉相人
周景同兄蘇州府同知周冕拜觀
廣庭端拜一塵無門外清谿點緑蕪三代偉人生慶歷
千年遺廟託姑蘇淺夫敢竊先憂號盛德還徵後樂圖
徽國陋儒空仰止海峯高絶倚雲孤一右
范家園脚步春風皎日英標在眼中銀杏十圍家廟古

玉粳千頃義莊豐身當文正無雙士手授中庸第一功

却走畫廊看翠碣朱紘三歎憶歐公右二　走奉詔北上

道吳門伏謁文正祠下得閱忠宣恭獻諸遺像緬想高

風敬賦二律寫貽公世孫從規用致鄉仰之萬一云時

弘治六年歲次癸丑春二月廿七日新安後學程敏政

謹志

西望天平萬笏林凛然生氣到於今名文有託幽光顯

餘事能傳楷法深義士若微真接跡高賢雖有莫論心

歲寒堂裏千年物敢作尋常翰墨臨　先正范魏公楷書韓子伯夷頌宋元以來題詠甚多然奸檜亦厠其間有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之句是可笑也舊嘗獲觀此卷今再從公裔孫從規主奉借觀焚香再拜謹題其後鄉學生吳寛

右宋范文正公書唐韓文公伯夷頌以貽西京轉運使蘇舜元蘇之後不知何代失之而畢竟歸於文正公之子孫豈偶然哉豈偶然哉今其嗣孫從規持以示予且

請題古今人題咏多矣予何容贅嗟夫文正公宋名臣也道德功業烺烺炳炳當以三代以上人物論之其片紙隻字流落人間者雖三尺之童皆知寶之况其子孫乎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安得復見斯人也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當於書法之外求之若檜與似道乃宋之賊臣公視之宜不啻犬彘其墨蹟豈可厠於其間當削去勿為此卷之汚大明宏治乙卯歲春二月之吉後學淳安徐貫謹識

此卷首乃宋魏國范文正公遺墨也後世珍襲或咏歎之無問善惡豈真所謂柳骨顔筋而作祖書法耶抑惟其人而已矣况其所書又韓昌黎之文頌伯夷之清哉於乎觀其書而究其心誦其文而論其世千載之下流風猶襲人襟懷范氏子姓其永寶之勿替賤子以弘治丁巳來按吳謁公祠而主奉汝輋出此卷徵題遂忘其僭陋而贅此於末簡云長至日古閩王㬅書於蘇臺之

君臣大經猶天高地下非可以人力移易者是以武王八百國精兵可以滅商家六百年社稷而不可滅二子扶植綱常違衆自是之論觀吾夫子謂武未盡善可見矣世降戰國生民塗炭已極孟軻氏始以仁義之師諷諭當時蓋不得已而救世之大權耳後世以爭戰定天下往往援以自濟遂至簒竊相仍衆亦視以為常不復以為變二子之論幾滅此昌黎韓公又違衆自是特為之頌文正范公又違衆自是特為之書今考韓公入淮

蔡范公在西夏君臣之義死生以之是二公者附美於二子不止於頌與書也二公既遠頌與書存范氏子孫世守若大訓然得之復失失之復得若有以冥護之者人得而閱之如商彜周鼎大為奇遇輒有題識用從不朽是又欲附美於公者也嗚呼附公之美謂可止於斯耶正德七年壬申三月朔旦賜進士吳縣知縣山陰胡文靜題

文正公筆蹟之重重人也觀者輒有題跋以識景仰之

私且欲託名於不朽耳檜何人斯亦有詠焉斯亦可見秉彜好德之心無間於忠佞矣嗚呼韓范之不同時於檜亦幸耳使不幸而同焉抑豈爲檜所容哉檜爲此言又將欺天下後世而欺之矣愚欲其子孫剷去之使無汚此卷可也雖然若檜者世亦有之毀程朱之道以立異議廟祀之禮以阿世得無似耶范氏之象賢者其韜此卷使無重汚哉嘉靖七年乙酉季冬高安鶴坡朱彦昌書

鳳梧以廵撫之暇謁范文正公書院捧閱公手書伯夷頌真蹟肅然起敬因奉次宋諸名公題韻以致景仰之私云

范公千載一人豪小楷精分穎上毛真蹟至今傳不朽泰山北斗並爭高右次文潞公韻

首陽特立古今無韓頌還兼范老書三絶世間真罕見商彝周鼎可能如右次富鄭公韻

昌黎辭爾雅文正字精深峻節清風頌高山流水音聲

華尊北斗詞翰重南金千載神交地先憂後樂心右次晏公

殊韻

青天白日仰希文自是先朝第一人西賊膽寒真大將東垣望重比名臣青編已載聲華舊黃素猶傳手澤新應有鬼神為拱護雲仍百世尚冠紳右次杜公衍韻

嘉靖丙戌春三月中旬後學廬陵陳鳳梧謹書於鶴山書院

范文正手書伯夷頌端雅有好致第不能作開天章帥延慶風骨耳書家者流以為得樂毅論遺意吾不識樂

敎論未敢附和然伯夷聖清與昌黎高平皆斯道梗梓不應於翰墨中論輕重也跋内文富晏杜四名相與文正相伯仲純仁旵玉不忝象賢而君謨才翁輩皆臨池老手尤可寶愛別一卷皆元人跋盖元有平江路李總管者嘗得之以歸於范氏之子孫一時諸公高其誼爭為其詩歌題識其間極多名筆不佞獲一寓目焉不勝高山仰止之感乃至黍繆醜欲與韓范論心為之失笑

庚午春日鄉後學王世貞頓首書

此帖與忠宣公告身跋之月餘而其後人主奉者不能守作余質庫中物者十年矣余聞之數責其以原價取贖不得今年初夏悉理散帙分授兒輩因舉此二卷以歸主奉且不取價嗟夫余豈敢以百金市義名顧瀞吾甘棠勿剪之願云耳為范氏後者時時念文正之手澤為他人者遠則念伯夷近則念李總管庶幾其常為魏公家有哉庚辰初夏世貞又題

先正文公手書伯夷頌自李總管戡歸吾范氏迄今將

三百年而復得王大理世貞不索質鏹而歸之誠是義事夫當吾世而為不肖子孫所質且久而不知其事何能無罪因識數語卷尾以歸掌守者併示後人世寶藏焉倘後有不肖子孫仍以質人請其人勿與質質而如王大理之捐鏹以還無益也即子孫不能贖而竟留不歸或因而貨有之則又為大理君之罪人矣吾不能保後之子孫而所可信者好德尚義如大理君士君子孰無是心乎萬歷庚辰六月十六世孫南京太僕寺卿致

仕惟一謹識時年七十有一

曩時於弇州王先生所獲覩先賢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字畫楷秀令人肅然起高山之仰卷後題跋甚富多名賢擅臨池者即秦繆醜論心一語不妨竝存以備勸戒真范氏世寶也後人弗能守并忠宣告身質弇州庫鏹後捐以歸與范與李總管先後一轍稱盛德事萬歷庚戌不佞叨貳雲間其主奉者不戒二卷并元祐間所賜忠宣御詩落拾遺手諸搢紳謂可同裴丞相失印事

處分虞役水火不佞竊計印以用用訖無所復用故可緩得此卷無論用不用人人共珍緩將流匿旁邑無復出理竟以急追得之乃知緩急隨宜顧用之何如耳爲識諸卷末授公十八世孫必溶什襲藏之毋再落他人手詭冀李總管王弇州復遇也甬東朱勲謹識

先生曾爲吾鄉守遺澤在人甘棠猶思矧惟奕世也百花洲雖復湊墟而過化贔屭之石屹屹矣五六百年間桐鄉裔氓得覩手澤愴然先世之感何如明後學彭而

述觀於姑蘇廿世孫之安柱鳳來堂
世有兵火而古物之遭其劫者不獨名人遺蹟而名人遺蹟尤易消毀其獲存於世者皆神物也然世存之而未有子孫世守之者其世存之而即為子孫世守之者則惟范文正公之後而已文正德業文章為有宋以來第一人書法其小技也而為世所寶愛余從公二十世孫安柱者備觀於其鳳來堂并諸名公手跋洞心刮目應接不暇內有伯夷頌卷書獨精楷當時秦賈二賊皆

有題識故論者恨之余謂白璧明珠知其寶者奚分善惡古來遺蹟不有藏者何以能存造化自不得不有所借以護持神物而與其人原不相掩也嗟嗟滄桑遞變一消一息宇宙間何物長為人有此之筆墨淋漓六百年來聚散得失不知幾經人手獨見超然劫外至今日而范氏之物還歸於范家藏無恙余因幸見先賢典型斯奇遇矣後學王心一謹題

余再宦遊吳獲謁范公祠屢矣每瞻拜文正忠宣遺像

令人肅然起敬今年春從公十九世孫主奉能濬得觀祠中所藏墨跡九種其一乃文正公楷書伯夷頌貽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者文正公爲有宋第一流人固不以書名而此書謹嚴有法度一筆不苟世之善書者或莫及焉虞道園有云仰惟前賢爭光日月不敢妄有贅述良然按跋中文富晏杜四名相實與文正相伯仲忠宣昦弟不忝象賢君謨才翁及元明諸鉅公一一具在真巨觀也秦繆醜題句欲與韓范論心得毋顙有泚耶

此卷南渡後歸繆醜又歸賈似道宋亡流入北方元李侯戡得之因來守吳舉而歸之范氏義莊明神宗時曽入王弇州質庫後仍歸范氏不取直未久主奉者不戒復失去為雲間貳守朱勲追得復歸祠中今巋然無恙信有神物呵護其間也其餘八種一為唐懿宗賜文正公四世祖桂國誥一為宋哲宗賜恭獻公拜給事中誥恭獻公純禮也一為哲宗賜忠宣公御書一為文正公與尹師魯二帖一為文正公道服賛一為忠宣公劄子

一為忠烈傳芳卷忠烈徽宗賜文正祠額卷中載詩文甚夥一為東溪書舍卷東溪為唐以安氏讀書處唐正統間人因其地隣范祠不知何時歸祠中展閱諸卷定當以伯夷頌為第一余承乏此地幸覩鴻寶敬綴不文之辭於卷末尚有忠宣誥末及見今兩江制府蘇公先生即忠宣二十世孫也康熙丙子花朝後二日商丘後學宋犖識　男至敬書

承勳於甲戌歲荷蒙

聖恩自滇黔
召總臺綱甫就道又蒙調制兩江季秋履任金陵即受
命閱視太湖暨吳淞水利以孟冬抵姑蘇公事既竣因
得謁祀先祠翌日往天平省視賜廟不勝水木霜露之
感因念先文肅公平生每心憶東吳冀一親到而緣會
未偶厥志莫遂先兄忠貞公撫越制閩三過吳門數行
祭告之禮又為捐俸葺祠至今賴弗圮墜兄之力也因
思我父兄德業事功幾與文正忠宣爭光媲美承勲無

似雖忝竊是土其於祖功宗德何能增益㞄末但矢志斤斤恪守先訓不敢遺羞於我列祖父兄之靈斯為幸矣主奉能濬出文正諸手澤見示真吾宗世寶也卷帙零落因請歸署內命工裝潢新之還納祠中附語卷末以誌歲月且鈐記制篆以示鄭重俾子孫葆藏世世勿替毋再歸他氏庶先澤藉以長存是所望於吾族之賢後人云

大清康熙歲次乙亥清和月穀旦兩江制使忠宣房第

二十代裔孫承勳謹題時年五十有五

文正公忠貞貫日月事功炳史册其正書伯夷頌筆力清挺世所罕覯又有文富杜晏諸公及忠宣昆仲跋尾聿為巨觀康熙庚辰三月廿有六日舟至中吳擬拜公祠下天雨未果曉過芝蘭堂請觀墨本展閱再四想見公之手神其源流賛頌㮚元以來衆君子言之詳矣士奇後學無文何敢多述謹附名卷末誠為厚幸錢塘高士奇拜書

芝蘭堂為余同年友秋濤讀書處其叔子能濂孫興校在家應接足慰故人之思是日同觀者顧上含崧暨余從子不騫并記之

跋文正公手書道服賛墨蹟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人之左右令人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閣題石室文同與可

竊觀文正公道服賛文醇筆勁既美且箴以盡明拜之

義有以見高陽公之德矣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諒哉

熙寧壬子年十一月甲子吳興戴蒙正仲題

范文正公當時文武第一人至今文經武畧衣被諸儒譬如蓍龜而吉凶成敗不可變更也故片紙隻字士大夫家藏之世以為寶至其小楷筆精而瘦勁自得古法未易言也黄庭堅書

獲覩文正公之詞翰淳重清勁如其為人每展卷諷誦未嘗不想見風采何名德之重使人愛慕如此其深也

富川吳立禮題

文正公為同年友許書記作道服贊言皆至理書特清勁至今觀之悚然增敬所謂寵為辱主驕為禍府重此如師畏彼如虎是又美不忘規益可玩味乃知異時丞相堯夫布衾銘實權輿於此歟然是贊不載文正集中則公之文之遺者有矣抑亦盛年之作而或失於編次也耶因綴廿字以寓景行之意云

文正道服贊忠宣布衾銘家乘揆一德名言符六經

至正癸未春正月廿日金華胡助書

范文正公道服賛其書有法而詞有氣前人題跋盡之矣余復何言敢僭用公韻敬作遺墨賛欲范氏後裔益知所寳重云

式觀遺墨端嚴濟楚柳骨顔筋微公孰與龜文龍鱗或翔或處烈士忠臣兼文兼武畫見諸形曰心為主詞發諸口曰學為府石抉怒猊章成繡虎百世彌藏弗替厥祖　成化辛丑八月八日句曲戴仁題賛

右范文正公為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賛真跡道服之制不可考許公為此其意蕭然物外必非不滅之服也不然文正公豈率易為人下筆者哉此賛今藏范氏義莊賛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語亦不可得者也延陵吳寬謹題

萬歷已酉夏漢陽守華亭孫克弘獲觀

范必溶秀才出文正忠宣宋板集示余余請之郡司理毛公孺初捐俸梓藏松之郡閣天下士大夫得覩范氏

一家言至是必溶重裝道服贊真蹟能護世寶如護頭目不愧義澤子孫矣是可重也陳繼孺謹題

崇禎二年已巳春正太常卿長水姚士慎同弟進士士恒文學士恪拜觀於文正公十八世孫主奉必謨家支硎山之暉發堂

崇禎十有七年春二月十日盛王贊陳宗之同張釆拜展於鳳來堂

丙戌中秋十九日王心一拜觀於文正二十世孫安柱

即公柱之鳳來堂

先魏國所書道服贊結搆謹嚴有龍跳虎卧之勢筆力之最勁者搢笏垂裳德容如可想見康熙甲戌歲清和六日雨中觀二十世裔孫承勲謹題

跋文正公與蔡欽聖手啓墨蹟

尺楮逾二百載魏公手筆如新語不繁而意足可以想見其人矣湯彌昌敬題

右文正公閒子弟過省荅友人書若固有之視利達為

何如哉與常人外飾遜避之辭中懷僥倖之意不可同日語覽者默識於辭意之表亦足以感發矣天台楊敬悳拜觀謹識時至順壬申人日

此行次許下荅欽聖帖中云示及省牓兒子與謝家兄弟俱過省兒子即忠宣忠宣皇祐元年進士公以慶歷八年由鄧州求守杭明年三月十一日次許得書正南省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今亦莫可考而籤題蔡欽聖必有據哉東陽後學柳貫書

祁留吳郡城中每從范静翁先生閲其家藏文正公手帖凡若干卷今又得許下帖讀之富哉范氏之藏也静翁先生力承宗緒至老彌篤凡遇其先公片紙隻字即購藏之以為家寶嗟乎公之翰墨留天地間如精金美玉人咸知愛重而况公之子孫孫子哉是宜先生之寶之也使子孫之來者皆如先生之用心焉則公之遺澤將百世不泯矣盍相與懋戒之至正十年歲在庚寅夏五月後學茶陵李祁謹題

跋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啓墨蹟

方范文正因與呂文靖爭論上前貶饒州時尹舍人實上書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此一卷帙情義諄諄不啻兄弟蓋二公愛君憂國道合志同其相與之厚自應爾耳淳熙乙巳清明日梁谿尤袤敬觀

范公二帖皆是師魯謫漢東時書後一帖却當在前或是自均過鄧託范公以死時問訊之書與衆云云之戒可見也賢者困厄至此人到於今傷之藏之深固之密

石可朽名不滅歐公銘文盡之矣淳熙丙午四月洪邁書

佳客千山得得來主人雙眼爲渠開逢人莫說當時事且泊南亭把一杯 右第二紙當是尹自均來訪范於南陽時也范戒尹以不須與衆云云此意最深淳熙戊申三月廿八日廬陵楊萬里敬書

師魯自均州輿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蓋平日之相與者如此四明樓鑰書紹熙三年十月晦

靜翁近又收得此二帖乃文正公與尹師魯書也交情古誼百世之下尚可想見視他帖尤當珍愛學士大夫所願見而不可得者況尤樓洪楊四公之題識亦豈復可得哉賢子孫永宜寶之至順四年五月五日後學東陽胡助謹書

范公與尹舍人往還書一卷當有與衆云云帖而逸之觀洪楊二公跋語可知也後人不見此帖乃改跋中三字作二字耳覽者當能辨之元統乙亥春三月壬寅新

安後學汪澤民謹書

景祐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黜知饒州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監筠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范某義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郢時所遺問若曰日給外月月有横費家家如之至於收檢邠酒候送鄧醞合花蛇散和方送上見朋友有救卹通財之義而惟君子樂道為

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均州酒稅昇疾來鄧以存歿託公則公於尹公可謂生死不易其諒矣然楊洪二公跋語以第二帖是自均來南陽時且有不須與衆云云之戒令帖中乃無此語然以動止休佳及報他貧且安也等言證之則非疾矣恐此跋非此帖也前帖衘縫有王厚之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為順伯所藏順伯臨川王和之孫好古博物為中興第一徽文公與之友善集中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况蓋謚宣簡

云東陽後學柳貫謹識

尹師魯何如人而克致范文正公之敬愛若是耶余嘗考之師魯以靜退為樂以古文矯俗其行高學古可知已及觀文正黜知饒州師魯請同降黜其臣節友誼又可知已宜其為文正之所敬愛帖簡往還契之若金蘭而友之若兄弟也噫觀文正遺翰留芳千載一日師魯之名得與同垂不朽亦何幸哉成化辛丑秋八月八日句曲戴仁敬題

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戮力以抗之相得甚深蓋以道義事功為友者也此二帖公與師魯者其一帖已刻於文正尺牘中寛嘗閱之何幸今日復獲見此真跡哉然二帖不藏於尹氏顧歸於文正子孫則其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鄉後學吳寛謹書

師魯貧公語以樂道惟樂道則貧安此絕難問恒人則又得曰先天下之樂而樂矣公生平極辨朋黨與師魯患難交且屬生死其密劄一言近勢利否及投贈僅邠

酒四瓶花蛇散若此誠安得有黨觀者念之哉時崇禎十有七年春二月十日鄉後學張采敬沐手拜題題意與臧子王賛陳子宗之商語也

范文正集補編卷三